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鰲峯後人

編

記

考亭書院記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
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
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
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叙道統之傳為帝為
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奠也湯尹

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以
下為霸為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
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
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
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
七篇之終所以近聖人之居而尚論其世者
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
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
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

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母侯逢辰
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
焉歲戊子侯為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澶
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
事道謁祠下顧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所養
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
捐田為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
之胄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為田五百
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

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
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
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汪君
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
以無師也謂禾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
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歆然者既又屬禾記
其事其將何以為詞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
体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為德行措之國
家天下則為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

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
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
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
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体用之
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体其全
而用其大者乎公之於考亭也門人蔡氏淵
嘗言其晚年間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
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
發早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者体验已熟雖

其語學者非其^止一端而敬賁動靜之肯聖人
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
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
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
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榘且曰如用之固當
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
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此公之志克遂
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為治之大
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

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
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
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
之矣

當今治宇一統 京師首善之地立冑學典
文教文公四書方為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
升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
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
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

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
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
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前黃氏榘配舊典
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燡文忠真
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体用之學黃
氏其庶幾為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
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劔之南溪父吏
部常齋先生之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
奸相繼用事壽不得展道學為世大禁公

聞疊山門人王君道可欲刊此錄亟縱吏成
之且以寄余之志云

孝經大義序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
大學曰孝經、傳章句大畧亦相似學以大
學為本行以孝經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
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明俊德
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聰明萬邦之於
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為道盡已具於親睦九

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
徽五典禹以致孝而叙彝倫伊尹述成湯之
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當時
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帥是而行上
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宗支庶蕃道化
流行且二千餘年推其效必至於四海之內
人皆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牙甲之微無
不得所而後為孝之極致嗚呼二帝三王之
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世入春

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
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
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一是以孝為本則斯
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轉移間
王道顧不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
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可舉雖不能
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攷者
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註古文
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漢

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叅校者也
要之出於漢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
文矣唐玄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
淺學陋識并以闈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
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為外飾
之所資仁義為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
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
講德之不修一至於此桓、朱子特起南夏
平生精力用工於易四書為多至此書則僅

成刊誤一編注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
不可斯湏忘孝則此為天子至庶人一日不
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文義猶闕固非一大
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註以明一經
而未果一日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挈其高弟
番陽董真卿訪余雲谷山中手携父書有孝
經大義者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
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為初學設故其詞皆
明白易曉熟玩之則其間義趣精深又有非

淺見諛聞所能窺者輒為刊之鰲峯書塾以
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
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
道哉噫文公一用之於滕而四方草偃驩動
拓跋帝再用之於魏至使鄰國君臣聳動悅
悔而不自已生於其心發於其政今攷二君
行事皆班班有三代之風而况不止為滕魏
者乎嗟夫此經之廢蕪千五百餘年矣悠々
盖壤人極未墜豈無以二帝三王之心為心

者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
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
見之

史纂通要序

堯迄今年六十二甲辰矣自是而上年代不
可攷意混茫初開洪水未有洩距洪荒之世
未甚久也邵康節以元會運世推皇帝王伯
自始開物至堯甲辰歲數甚闊大抵三王之
世邈矣其不可徵矣五伯權利又君子所不

道有天下者不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
二者而已外此皆他道也蓋嘗纂帝王大紀
一編託始帝堯元載下逮威烈王二十二年
以為古今一部通史適吾友胡庭芳挾史纂
通要來閩甚有契焉益相與討論間亦蒙取
節不廢其言蓋以人心道心為千萬世治亂
興亡之決此河南程子所謂三代而上純是
天理三代而下純是人欲之意而武夷朱子
與永康陳氏所以反覆論辨而不置者也可

謂確論矣余又為之躊躇却顧而有感於濂
溪周子之言通書不云乎純心要矣用賢急
焉噫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聲色或以貨
利投吾之欲千條萬端大抵親賢臣遠小人
則陽明勝而天理用事此其所以治而興也
親小人遠賢臣則陰濁肆而人欲用事此其
所以亂而亡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必有
臯益伊萊姬呂之為臣皆以輔弼之職居師
保之位其從容啓沃贊導彌縫所以納君當

道而格其非心其功端不細矣後世人主正
心之學不講大臣格心之道不明其患蓋本
於無相業無師道上之人往、好臣其所教
而尊德樂道之意未有其在下者又道失正
傳學昧素業至於事君亦苟為富貴利達而
已矣茫、宇宙至以天下之大而無可相以
天子之尊而無可師千五百年泯、禁、乱
多治寡厥有由矣嗟夫天生斯民果何日而
蒙至治之澤乎輒贊數語以廣庭芳未盡之

意庭芳復謂余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
以道修道以仁人主一心無取捨之極則為
知其賢而用之然則天理人欲消長之機正
君子小人進退之候周子固不曰心純則賢
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乎此愚之所以決然
以人心道心為千萬世治乱興亡之決者非
虛言也輒次其語使覽是編者知所本而庭
芳之言為不可易云

文公嘗言制誥是君諛其臣表牋是臣諛其君然則近世士大夫以啓劄相尚無乃交相諛者乎書坊之書徧行天下凡平日交際應用之書衛以啓劄名其亦文体之變乎省軒劉君應季為此編命曰翰墨全書凡儒者操翰行墨之文皆具非但啓劄而已也其所選之文大畧變俗歸雅返澆從厚去浮華尚質實多是先哲大家數而時賢之作亦在所不遺斯亦可謂之全書矣蓋嘗因是而論之文之

體莫善於書詩君之於臣誥命而已即後世書疏之體也紀述之體如堯典禹貢等作後世紀志碑記叙事之文始於此問荅之體如微子君奭等篇後世論辨往復之文始於此若後世詩詞一類則自虞夏賡歌而下備見於三百篇之風雅頌舍是之外亦未見有能易者至制誥牋表啓劄胥為駢儷而後文始盡變矣甚者紀事實錄之文亦為四六之體吟詠情性且尚對偶之工至於末流連篇累

牘雖百千萬言而辭不足果何日而可復返
於雅厚實實之歸乎且劉君此編自冠昏以
至喪祭近自人倫日用達而至於天地萬物
凡可以寓之文者莫不畢備其亦異乎世之
所謂啓劄者矣其間俚俗之言異恠之說雖
不能悉去亦必為之訂其謬誤而究其指歸
劉君之用志亦可尚已劉君力學善文與余
講學武夷洪源山中者十有二年所造甚深
此特其游藝之末耳平礪伯氏為刊是書君

之可傳於後世者固不止是也輒書編端以
諗觀者

熊竹谷文集跋

右從伯父竹谷先生熊公所作公平生所為
文極多其雜著有敬思齋小藁則居竹谷時
作也直方齋小稿則居平山時作也此二卷
題曰直方齋小稿三蓋兵後壁藏僅有此耳
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歟公平生精力於
三禮通義春秋約說中興三朝通畧用功最

父又有大學中庸緒言心經集傳采詩小編
史學提綱等編悉燬於丙子兵難三朝通畧
蓋欲續從祖左史公九朝通畧以成一家言
庸齋趙公在史館時嘗以上聞有旨下本郡
抄寫且薦公繇布衣入館同豫史事公力辭
不就公少以禮記決科於禮學尤精博嘗謂
國家設科當以儀禮不當以禮記其著通義
一書蓋本文公先生義例而春秋約說亦本
文公所論大旨此二書於學者蓋不無小補

也丞相克齋游公左史存齋牟公皆欲以公
經學薦聞公又貽書辭不就蓋公平生潛心
問學不求知聞蚤受學於節齋蔡先生與進
齋徐公覺軒蔡公敬齋詹公思齋翁公為同
門友所造既深自任之意弥篤後登西山真
先生靜齋劉先生之門尤見器重壯歲即弃
科舉一意通經傳史之學惜乎書藁甫脫而
公竟抱志以沒可勝惜哉嗚呼公之學進雖
不得用於其時退猶足以善於其鄉公奉先

極其孝敬待兄弟極其友愛至於族媀鄉黨
情義尤篤歲收不上三百石捐其半創敬思
齋以訓後進立孝永莊以賑饑貧後居平山
甥館歲必一歸故居歸必會集族中長稚宴
飲饋遺渠、款、各盡其歡見後進有嚮學
者必諄、誨誘不倦蓋忠厚愷悌人也最謹
於禮節冠昏喪祭必用古禮舊居竹谷與雲
谷相望一時學行聲稱甚著遠方士友登其
門必竭力館穀之雖屢空不顧也禾年六歲

就傳于敬思齋已蒙公器許今年入無聞壯
志銷落重惟我族自始祖尚書郭門公於唐
中和間繇豫章入建詩書之澤四百年矣前
輩凋落後進渺然未有甚於斯時者也公之
學其誰能傳之公之志其孰能知之癸巳秋
從弟敬歸自江東來相存問聚首旬日重整
舊編相與感慨者良久重念甲戌侍族叔父
復齋先生歸自行都因論公遺事憮然興念
求所以嗣成公志者規模未就而復齋又沒

矣時事日殊年運而往力不逮念又未知成就二父之志乎否也并書此以識

跋謝春堂詩義後序

余讀春堂謝先生詩義至庚午科江漢告成一
一篇未嘗不憮然廢卷而繼之以流涕也猶
記龍川上阜陵書謂荆襄天下根本將必有
起而乘之者至庚午驗矣下上儒生方且角
一日長技於萬人場屋之戰其不為武夫健
兒所揶揄者幾希雖然文在天地間猶一日

六經大義何可廢也武亦儒者一事耳鳴條
伊摯戮力造攻豈不甚武而一德等篇對語
親切雖後儒竭其偶儷模寫亦一語不能似
牧野尚父維時鷹揚至丹書大訓之授則周
旋升降面嚮曲折拘、然若後世禮生經士
之為者此其故何也天造草昧雷雨滿盈劃
然而河漢昭回星日粲爛皆天下之至文也
近世東萊呂氏以張其書義請獻先生一篇
彙入文鑑致堂胡氏至以此篇與孔明出師

表擊節並歌慷慨激烈今觀其作豈區區舉
子偶僥破碎者之比乎復有善變者必不然
矣湖學有明經治事齋使人通一經治一事
邊防水利之類靡所不講閩洛大儒為往聖
繼絕學而孫吳韓信兵法亦未嘗不通此有
体有用之學也道南一脉皆在延平春堂問
學其淵源有自來矣今子學正君用和克世
其業敦厚溫柔中有英烈激發氣此豈尋常
齷齪者可企其意度之萬一余來三山時相

過從一日出其父書及當代諸名賢題跋且
徵予語輒序其所感者如此嗚呼雅亡春秋
作漢郢之臣不入於華路藍縷之所啟辟則
淪於車輶駟馘之所蹂躪豈復念宣王召虎
之經營哉江山無恙風景渺然光武一用之
以循河北昭烈再用之以向中原亦存乎其
人耳文公嘗以鄧禹杖策孔明草廬二對作
一類文章者今世儒者所未講也用和家學
有傳其必獲我心矣

題童竹澗詩集序

古之君子立身行世節行為上辭藝次之胸
中有所蘊抱非假是不能自達故可以見情
不可以溺志詩其一也古三百篇上自朝廷
下至委巷情性之所發禮義之所止千載而
下誦其詩知其人靈均之騷靖節子美之詩
痛憤憂切皆自肺肝流出故可傳不然則雖
嘔心冥思極其雕鏤泯、何益近代詩人格
力微弱展、晚唐五季之風雖謂之無詩可

也童君敬仲氣誼節槩人也所居在江閩之
徼壯年有經綸志知時不可為則退而居鄉
善俗其急難好義屹然為一鄉保障衣冠善
類多歸焉充之有田無終孔北海之風難再
平則蕭然閑適築室萬竹間哦詩讀書無復
一毫羨慕其外之意君之樹立卓、如此固
不求以詩名也君詩曰閑從理亂覘風教每
到急難知世情君之心事蓋如此又曰故國
有喬木好山多子規忠愛惓惓之情至矣余

之所以倦於君先節義次辭藝者夫豈徒哉

農桑輯要序

右農桑輯要一編迺大司農司頒行之書也前建安郡丞張侯某刻而傳之將以廣朝廷務農重本之意於天下誠使家置一本奉行惟墮則人衣食以足而風俗可厚教化可興矣抑孟子之言田必百畝桑必五畝雞豚狗彘之畜必不失時然後黎民可以不饑不

寒老者可以衣帛食肉蓋三代所以極其品節制度之詳以盡其輔相裁成之道有天下者萬世所當取法也嗟夫二千年疆理之政一壞於戰國之慢經界再壞於秦人之開阡陌董仲舒限田之策既不行於國實民富之時蘭悅均田之論又不用於土曠人稀之後舉天下農桑大利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悉歸於萑并封君之家奴婢厭綺紈犬馬飲梁肉而耕夫織婦終歲絲而計粒而數有

不得以遂其一日之溫飽者矣不反其本而
汲汲焉末節之是詳不能制民之產則雖朝
講夕究徒為空言月要歲成亦無益於實政
也橫渠張夫子必欲驗之一鄉以行之天下
者夫豈無所俟哉每愛元魏後周口分世業
之法至桑麻田產亦各有給一時斯民生意津
可以三代使自隋迄唐守而不失勿開買
賣之門勿變兩稅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夫豈
寥闊而難行哉老癘遺氓欽觀詔書蠲農租

十分之二永為定式不覺舉手欣賀曰此王
政之始也何也南北風氣雖殊大抵農戶之
食主租已居其力之半主戶奉公上之餘誠
能復損其二以益之則所得佃租視采地之
祿亦畧相當矣誠能舉而行之以漸復古者
五畝百畝之制使貧者得以受野人之田而
食其餘富者得以享君子之祿而不失其田
賦稅可均徭役可省地不改辟民不改聚經
制一定豈惟三代可復雖為上古耕鑿擊壤

之民可也何幸身親見之

四時治要方序

余多病喜閱醫書最後得陳希元家藏四時治要方山居不能尋醫按此亦足以自治信乎其為良方也希元之論曰凡病必有治必有要不獨醫為然蓋於此憮然有感矣余嘗學自治之道一日聞之師曰藥靈丸不大甚妙子無多心悟躬踐今老矣每見鄉人有病劇欲死者衆醫束手告去希元以為

可治則投半匕之劑輒甦活余每神之必曰是蓋得之師傅者非我也未嘗不竊嘆學無小大操之必有其術而亦必不可以無所受也因系以所聞而附識卷左云

送胡庭芳序

記南渡初武夷文定胡公造行都有以程氏之學盛行為言者公輒愀然曰吾方以程氏之學不行為懼何謂盛行邪豈誦習其說者皆可以言程氏之學邪余讀書武夷山中有

胡君庭芳自新安携一編書來訪究其業蓋自朱氏而尤粹於易留山中三閱月相與考訂推象數之源極義理之歸書成余已為係語其後矣又復相與推究文公所論他經大旨重惟詩書二經訓義已具獨三禮通解猶未完書而春秋則僅發其旨要白鹿臨漳所刊尚有望於後之人余知非其任而竊有志焉春秋一經蓋竭精力者九年而稿本燼於丙子之厄俯仰十載學植荒落余交游多矣

論經說理鮮有如君者何幸得因切磋究之相與纂述以成一家言豈非宇宙間一大快事乎胡君曰諾歸將考隸一經為明年春當賫糧武夷山中以畢斯業噫道同千載若合符契志同千里若共肝膈天地茫茫微人奚立微道奚存今考亭紫陽乃道南一大鄒魯也君之是行豈非斯文風氣之一會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君其勉之臨行且求一言為別余為之躊躇却顧深有感於文定胡公之

言而告之曰前所云亦誦習其說而已文公
歿且百年門人傳習寔益失真余以為文公
之學不行文公之道不傳也曩游浙中嘗因
受業于敬堂劉先生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
勉齋黃先生潛室陳先生論學之要旨然後
乃知文公之學其体全体其用大用與世之
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誦說不同度
也蓋必有以出乎其外者乎因我同志輒發
其端君之學源於盤礪董先生江東文献風

流猶有足證其以言叅之殆有合乎否耶萬
世道真當有統一此學果有傳此道果有行
一惟生人之休天地當有賴焉君其勉之益
勉之胡君曰是未之前聞也不可書以贈
我遂題以為序且以告江東士君子之學自
朱氏者

送胡庭芳後序

余與庭芳斯文異姓昆弟也三饒君矣君健
我衰此會豈數得君初來洪源三月再自洪

源遊雲莊又十月今來鰲峰已辨兩載留計
事有不得遂所期者豈斯文之會天實嗇我
邪臨行含悽不忍別重念己丑與庭芳握手
歎慨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
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
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
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補架漏
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集正學大成平
生精力在易四書詩僅完書開端而未及竟

雖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旨三禮
惟有通解缺而未備者尚多至門人勉齋黃
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
意竟無能續之者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
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
媿負師訓多矣顧惟兵難之餘學徒解散又
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蚤歲成春秋通
解一書又厄於火蕪以齒髮向衰抗我滋甚
微君之來此學孤矣余與君相與講切綏指

蓋十有七年矣易詩書僅爾就緒春秋更加
重纂則皇帝王伯之道亦粗備矣惟三禮廼
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所關甚重且周
官六典元不亡當復其舊而儀禮十七篇且
欲各附記禮傳義以為之兆當猶有俟也臨
分再與庭芳約分任此責庭芳記以來歲冬
春之交四入闕此留當終吾生以畢茲事古
襄張侯紹先嗜學禮士慨然以文献為念昔
以此屬全京金又以屬庭芳悠々蓋壞文献實難

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于考
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
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
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
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
之四書乃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詘於當
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
州文献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
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

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剏
義學東平表君璧適以舉事至閩訪求公後
表後二子林彬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
常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憮為語
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為憂既
而金華陳君舉司文吳會為胄學徵藏書攷
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
為屬誠詎典也而必有族為天道循環無往
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脉亟起而

述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
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
其仕閩以化為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
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為之
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為門以識之凡公墳宅
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為政之先務矣精舍
剏於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寶慶乙酉
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
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

更造惟公手勅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
邑士劉熙寶終始之義學之勅興宋奕黃樞
首帥以聽華恭孫葉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
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庾完墜茨以迄于成則
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
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
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
後學熊禾記

三山郡泮五賢祀記

僕於雲谷之陽鰲峰之下勅小精齋中為夫
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
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
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
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于郡縣
今乃邵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
邪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於聖門者
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
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

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為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敬師傅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為擬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創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諗予曰泮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瀆溪而下凡十

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陽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庸齋趙氏凡五人皆學於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真氏帥三山時嘗創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於勉齋今廣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創新祠欲復尊道

之舊而議者言人々殊乎其有以教之僕
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則為隆師道而設姑
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南向勉
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於文公
者乃侈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
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為隆道統而設其祠固
當止於五先生也有不得而與焉邵馬張呂
諸賢自有從祀彞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
山諸賢則建劔鄰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

無先師則合於鄰國勉齋為朱門道統單傳
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侑食之
位雖不合於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
如此時時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
夫子居中配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
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
嚴公首以為允於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
以僕嘗與聞斯義且屬為記適莆陽史侯有
刊修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莆陽博

士永嘉宋蜀翁議創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
此答之皆以為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為疑者
蓋橫渠於二程為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
於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
於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
於二程舉比之徹與夫平居論議歷歷可考
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為
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
於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

友之請屬記于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於五
賢不及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
為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揚
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
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
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弘
矣固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
綿蕝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為之兆亦區
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邵

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後莫
不倒指於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
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慎勿復
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
論廼至於此自可忘辨然斯道所關則亦不
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倘有察焉亦學
校風化之一助也
一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
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

乎曰尊道有祠為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
教學為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為重而
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是三者皆非有德於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
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
也言學而無見於道則不足以為學言道而
無見得乎道之全体則亦不足以為道矣是
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
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於世教亦可以為立

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
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脩生民功
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
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
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傳之
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
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
後此道始大明于世而其學皆足以為天地立
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

德立功立言未有火於此者矣若夫康節涑
水謂非世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間
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準繩規矩之君子
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犖之見觀
其玩視古今遊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
於高曠非可以為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
居洛三十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
涑水之力行若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
欠却致知一段如尊揚雄而疑孟子黜漢統

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辨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一或謂涑水之學不由師傳其德言功烈之所就亦不過盡其天資之所到而已若康節則先天一圖皇極一書謂之無見於斯道則不可又何以不進之於五賢乎曰康節之高明涑水之平實蓋各具是道之一體要其所見則涑水之於康節則固不可以同日語也

康節先天圖心法與濂溪太極圖實相表裡至於皇極一書則其志直欲以道經世而自處蓋欲作雍熙泰和以上人物此豈易以世俗窺測但其制行不免近於高曠若使進之聖門則曾皙非不高明子貢非不穎悟終不可謂與顏曾同得其傳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矣

一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為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祠庭

自為專享得不傷於煩乎曰學校之祀典不
正文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祀秩然學校
各別為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遊宦過化
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
之類其來非一日矣即之人心稽之公議未
有不以為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于一祀
典亦當定于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
於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
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

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丘明等二十二
人并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
子及二十二賢于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
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載益以林
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
官一時建議云爾宋仍唐制不復更改至今
按為定式竊謂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
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
平時方寸之間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

氣脉相屬今也姓名昧々年代闊遠尋常方冊之間耳目尚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肝響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於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為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於聖門况顏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為十哲果何義耶十哲之外若南宮括宓子賤蘧伯玉曾皙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

班、見於傳記所載亦可數矣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間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為竇憲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

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於春秋王弼尚老
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
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
前寥々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
得秩在從祀而揚雄美新投閣不能揜綱目
莽大夫之書荀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大本
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
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微文公品論
權衡之定則孟子終取而荀揚輩偃然得在

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
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
固已在從祀之典泝其淵源豈無尚有攷論
者正龜山其傳是道而南再傳為延平李氏學行醇
之次又其文公之學惟勉齋黃氏獨接其傳問
學大行一出於正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
亦為之大耳即泮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
者表章正學統一聖真首之京師達之郡縣
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
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

輕議遂以為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
一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
祠以義起禮可也今所在郡縣各有舊祠或
繪或塑以子之言一從毀撤於人情豈無不
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訛踵謬樂因循憚更
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事哉仍舊
貫之言聖人予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
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
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媿嘗記荆公

配享廟庭其子雱從祀庶下權勢所在何向
不可一朝燬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
舒當在所益揚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
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為安而以毀撤
為嫌乎三山郡泮舊志先賢祠止陳公襄等
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
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為清議不容舊曾守土
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間反覆變
詐見之大書榜鏤至今人猶誦之以為戲笑

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諛後又夤緣益謚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謾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間羞耻事以此為文章問學以此得朝廷爵謚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為郡泮羞豈可不為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顧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為然

一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為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然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皙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為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為斷矣學莫大於明人倫人倫莫先於父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

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
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
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更不設位
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
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始誌于此
一或問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於
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
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
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

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其義也然
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
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
顏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
顏孟東坐西向王安石介於顏孟之間西坐
東向後來雖撤去安石配位而顏孟坐次亦
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剏但就中增入曾子
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承襲不
暇改至今宜改為東西向北上神道尊在充

國公顏氏西一邾國公曾氏東一沂國公孔
氏西二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
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舊矣然所謂舊制者
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
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少牢饋
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
衆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衮冕
執鎮圭遷為南向坐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
此者則以為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為快哉

一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
之良牧於禮亦有稽乎曰禮有祀先賢于東
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
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
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
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
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鄒三代
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
夫亦何憚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攷泝耳又

如蜀之文翁闢之常衮首開一方文治雖去
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愆乎
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此比舊志採其尤
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
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為守護增
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表先賢之意雖後有
作者亦莫之易也

一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
校典祀一正天下人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

之學攷之古今不無異制不知尚有當攷論
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為教
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先生建學必祀先
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
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為祀亦
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
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
中為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在
王宮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為便而元子

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代四方之士意國之貴胄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

後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為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為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于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

為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太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藏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為法教化本原一正于上四方其有不風動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各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萃於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自國學達于郡邑鄉校其為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

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体大用之道復行于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丕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間嘗以此求正於鄉先生福清林若存謂此論直可質無疑而俟不惑且謂康節作長曆書建成元吉作亂秦王世民誅之可與溫公作通鑑書諸葛入寇同科此亦一証寧德陳子芳謂此說已是程子亦曰堯夫直是不恭

又曰堯夫根本不帖，地其不滿温公處亦
多更以此參之當益明矣併識于此以俟來
者

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